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學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之一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波波國中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勝軍大

學三

-

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資產如毗沙門王雖

非王族時諸壯士作灌頂法扶以爲王於勝族女納以爲妃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男女爲求子故祈禱神祇徧諸天廟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不遂所願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

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云何爲三一者父母交會事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彼王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託蘊王妃是最後生樂修勝行有解脫性

趣向涅槃厭背生死於諸有中皆不欣樂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乃至娠在右脅喜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脅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即大歡慶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紹我洪業我旣長養終懷返報廣爲惠施福利宗親我沒世後稱揚我名而爲呪願願我父母所生之處以福莊嚴是時彼王置妃高樓隨意而住適其時節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爲調飲食冷熱合度諸味具足奇妙珠瓔以爲嚴飾如天媛女遊歡喜園常處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經九月已便誕一息顏貌奇特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修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衆所稱歎過二七日聚會宗親其父以兒示諸親曰此兒今者

當立何字其兒生已自然淨潔未離牀褥不爲便利諸人議曰中國之法若天然淨潔者名之爲實然此童兒稟識清淨未離牀褥便利不爲淨潔過人便成寶物復是壯力大王之子應與立字名實力子其實力子誕生之

學三

日五百壯士各並生男隨其家族而立名字時勝軍王即以太子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爲澡浴二共歡戲給以乳酪餌餅石蜜速便長大如蓮出池時有相師於母懷中覩見孩子即便生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見慈悲授我孩子我欲隨情少時供養乳母報曰我於孩子實無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時相師詣大王所而白王言王之聖子是勝福田若人於此

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幸見授我微申供養時王報曰可隨汝意時彼相師便抱歸舍先沐浴已次塗妙香以上價衣而覆身上以酥蜜乳粥盛寶器中持以奉上既供養已送歸王所是時童子年漸長大備教書等手印伎術悉皆明了又剝帝利王種族之法所有業藝咸令習學所謂乘騎象馬控御兵車刀器干戈釣索之類手足竒巧研射之儀無不通解時同日生五百童子如前技藝亦皆明達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爲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妓女謂上中下後於一時其實力子昇處高樓將諸妓女共爲娛樂每日三時五百童子常來集見曾於他日其五百人出外畋獵竟日馳騁一無所獲遂住林野明日出遊多有所得至暮方還便相議曰日旣將

暮無緣赴集待至明朝方見太子至第三日衆人方見于時太子告衆人曰仁等與我同生當共遊戲何意三日方來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謂爲畋答廣殺諸鹿太子曰彼何飲食答曰飲水食草若如是者無損於人何緣傷殺答曰若見殺時心生喜悅太子曰仁等不應見他受苦心生歡樂諸人議曰由此太子不自出畋於我諸人便生譏賤我當令彼亦共畋遊時彼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之太子生處深宮若敵國來必生怖懼何意不令太子遊獵若數出畋心便勇健與敵國戰情無退怯時勝軍王聞此議已告實力子曰汝今可出試學畋遊答言不願王曰汝是刹帝利種應習兵戈于時太子不敢違命隨衆而出諸人議曰今此太子父若終後當必爲

王我等今時盡心承事能令於後祿位增長白太子曰可於斯住我擁羣鹿令至於此即便安在合圍之處時彼諸人多擁羣鹿太子遙見羣鹿驚走身被箭中張口而至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無慈愍不懼後世尚不於此起毒惡心況加殺戮去此不遠有守圍人太子爲護彼情便放三箭遙射羣鹿或入髀間或穿角際箭便墮地曾無傷損諸有麋鹿至圍合所悉皆放出隨意逃竄時諸羣從皆作是念太子久來善習弓矢今日定應多殺麋鹿及至詳觀曾不獲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車乘先載歸還時彼諸人問太子曰所獲麋鹿今在何處太子報曰猛獸驚奔幾將殺我彼守圍人報諸人曰君等何因遭不害令其守當若此欲殺一不得遺直爾遙看

任其走出諸人聞已皆共瞋嫌我極艱辛身
體傷損擁聚羣鹿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
議曰若害此者波波國主定當殺我宜棄而
歸是時太子便生是念此等與我撫糜共戲
爲不獲鹿棄我荒林我若爲王於此諸人爲
不饒益作是念已徐歸本城既至宮中以手
支頰愁思而住時彼內人來至其所于時太
子不以目觀內人見已入白王曰大王當知
太子見我目不正視以手支頰愁悴而住王
親顧問汝今何意懷憂不樂白言父王令我
作屠獵事豈得不憂王曰畋獵之事爾不愛
耶白言實非所愛王曰從今已去更勿出畋
時實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難衆苦逼迫常
被煩惱之所羈絆出家閑寂乃至盡形純一
無雜圓滿梵行我今宜應以正信心從家趣

學三

一一一

非家而離塵俗爾時波波國有外道六師不
遠而住所謂晡刺擎迦葉波子末塞鞞利瞿
舍梨子珊逝移毗刺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
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尼健陀慎若低子
等非一切智懷一切智慢令諸人衆渴仰歸
誠爾時實力子便往詣彼六師之所白晡刺
擎迦葉波子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
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
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無施無
受亦無祠祀無善惡行無業因緣無異熟果
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亦無化生有情於
此世間無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世於現
法中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悉了知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事皆無
於此有命名之爲生此身謝已五大分離更

無生理名之爲死地歸於地水歸於水火歸於火風歸於風諸根歸空四人舉至焚燒之處以火燒訖但有殘骨更無所知愚智同此與者名施取者名受諸說有者皆是虛妄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何者名非法

所逼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得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無知一切有情無因無緣了無知事一切有情無力無勤無勇無進無自無他一切有情諸有命者無有威勢於六生中常受苦樂過此便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末塞羯利瞿舍梨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煩惱一切有情無因無緣爲煩惱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珊逝移毗刺知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自殺教他殺自

研教他斫自煮教他煮自盜邪行妄語飲酒及以教人爲殺等故穿牆開鑼守捉險途持諸劍輪殺害羣品於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斬斫令其命斷爲大肉聚殞伽河已南作斯惡業殞伽河已北設大福會不由此故有罪

學三

七

福因招罪福報又復不由布施持戒少欲知足而獲當果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答曰

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此七事身無能作無所作無能變化無所變化不可損害其體恒存何謂爲七所謂地身水身火身風身苦身樂身命身聚在一處猶如蘆束運動轉變互不相惱罪福苦樂亦不相忤假使有人斬截他首彼無苦痛於其身中孔隙之內刀劍隨過不損其命於此實無能殺所能問所問能憶所憶於其四方有一萬四千勝生產門復有六萬六千乃至五三二一半業差別又有六十三行六十二中劫二千地獄三千諸根三十六精氣四萬九千龍族四萬九千妙翅鳥族四萬九千以人頂骨食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露形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邪命外道種族有七種想七種阿蘇羅七種畢舍遮七種天七種人有七百七池有七

百七夢有七百七崖有七百七峯七種勝生
十種增長八大人地如是經於八萬四千大
劫所有愚智皆盡苦邊譬如有人以細絲繫
擲虛空中還墮于地如是愚智經八萬四千
大劫輪迴復盡苦邊際於此世間實無沙

學三

門婆羅門能作是說我制戒禁令諸弟子常
勤苦節堅修梵行未熟之業能令成熟業既
熟已能捨衆惡至苦邊際必定能斷諸有苦
樂說劫增減此事皆無然而必須流轉生死
爾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
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
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脚俱陀迦多演那子所而
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
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
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有人來
至於我所作如是問有後世耶我報言有無
耶我報言無亦有亦無耶我報言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耶我亦報言非有非無若有問我
爲是耶我報言是爲非耶我報言非爲是非
耶我報言是非非是非耶我報言非是非若
問後世一異亦如是答時實力子聞是語已
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
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

實力子復更往詣尼健陀慎若低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人等見有所受苦樂之事皆由先世所造業因以苦

行力能除宿業不造新業決生死堤證無漏法諸業便盡諸業盡故諸苦亦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還歸本宅昇高樓上以手支頰作如是念於此世間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頗有一人能持

一二三四句神驗呪術明藥方法於生死中無明牢獄不用多功令我出離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爲大護者雄猛第一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闢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千自在中最爲殊勝得四無畏震大音聲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界誰增誰損誰遭重苦厄難之事誰趣惡道我今以勝方便於

學三
泥者常思拯救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佛出世間誰當獲益誰有無明翳覆其眼以大智藥

令目開明無善根者令種善根種善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脫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慈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曾於佛所種諸善根猶如熟癰惟待鉗決今正是時堪任教化復觀此人爲受佛化爲弟子化爲神力化爲威儀化觀知乃由弟子威儀方能濟度

時馬勝苾芻於人天中威儀最勝世尊即告

馬勝苾芻曰汝可知時當觀波波國中實力太子時馬勝苾芻默然受教既至明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既訖於食後時舉牀席已執持衣鉢漸次遊行

至波波國於水蛭林住還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第乞食舉足下足觀視屈伸擎持衣鉢威儀進趣悉皆詳審時實力子於高樓上而遙見之行步安庠曾所未有威儀進止無有虧失旣遙見已作如是念於此國內諸出家人此之威儀實所不見然出家者於聚落內整肅威容在蘭若中則不如是今我宜應令人伺察居林野處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即令使者隨此苾芻所至之處若居蘭若簡絕人徒彼此容儀有別異不使者奉教隨馬勝後私觀察之時馬勝苾芻城中得食詣水蛭林衣鉢水羅置一面已振去衣塵以羅濾水澡手濯足取黃落葉置衣鉢更灑手坐而食飯食已收棄殘葉舉置衣鉢更灑手足結跏而坐譬如盤龍威儀寂靜正身而住

時彼使人既觀察已還白太子曰城內見彼

苾芻威儀庠序既至林野百倍勝前時實力

子告御者曰汝今宜應速可嚴駕欲詣林所

觀彼苾芻御者銜命嚴整駕駒太子乘車導

從而往既至林所徒步而行使詣馬勝住處

遙觀尊者馬勝跏趺入定作如是念我今不

應令彼苾芻亂殊勝定待彼出定我當就禮

作是念已隨處而住時尊者馬勝至晡後時

方始出定時實力子即漸前行頂禮雙足在一

面住白言大德爲是大師爲是弟子馬勝

報言我是弟子非大師也復問之曰師與弟

子優劣如何馬勝報曰極有優劣太子當知

妙高山王比乎芥子以大海水同於牛跡亦

猶白日等彼螢光于時具壽馬勝說伽他曰

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跡 空方藕絲穴

學三

十二

白日擬螢光 世間所有物 不可爲譬喻
弟子望於師 其事亦如是

時實力子聞是說已便作是念如苾芻說功德差別豈非更有妙覺世尊及殊勝法如是知已問馬勝曰大德我今頗得於此善說法

律出家圓具成苾芻性於大德所修梵行不

馬勝報曰太子汝之父母見聽許不實力子

曰大德未曾聽許馬勝報曰若如來及如來

弟子與他出家父母不聽無宜輒度實力子

曰大德我以方便必令見許馬勝報曰斯極

善哉時實力子聞是語已恭敬歡喜奉辭而

去便歸本宮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正信

今願出家父母報曰汝今知不我唯一子常

所愛念觀視無厭假令命盡尚不欲離況復

形存而當見別太子白曰見聽者善若不許

者我從今日更不飲食雖聞此語亦未見聽時實力子一日斷食如是二三乃至六日不飲不食時彼父母詣其子所而告之曰汝自幼童常受安樂於諸苦事曾所未經梵行難修獨身難住隨宜卧具蘭若難居至盡形壽猛獸同處至盡形壽從他乞食至盡形壽斷諸欲樂至盡形壽永絕嬉戲太子汝應住此受諸欲樂隨情布施修諸福業太子雖聞是語默無所對時彼父母令諸親屬勸實力子時諸親屬同來勸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默然無答時彼父母令實力子親友知識亦同勸喻如前父母所告之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同前默然第二第三亦無言答時彼知識見其堅固第二第三一無言答時諸親友知實力子志意堅固詣王及妃具

陳情理某等殷勤誘喻執志不移觀此容色必無退轉恐損太子願垂聽許出家離俗明智共稱若許捨家全其壽命後不欣樂還歸本宮若離生緣更何所趣父母報曰必如是者宜聽出家滿其志願親友承旨報太子曰父母垂慈許令入道實力聞已慶喜彌增稍加飲食漸益康健辭違父母詣彼林中禮謁馬勝苾芻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我之尊親已見聽許幸願慈悲與出家法進受圓具教以威儀於大德所善修梵行時具壽馬勝報言如是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尋告之曰汝今知不必芻作業有其二種謂讀誦修定汝爲讀誦爲修定耶便報師曰鄖波駛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專心讀誦若在靜夜繫念禪思如是不久善閑三藏精勤策勵無捨須臾煩惱

斷除證阿羅漢果時馬勝苾芻所有弟子門人隨其意樂所學差別悉令受已詣餘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至八月十五日前安居滿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往波波城水蛭林所安置衣鉢濯足澡手詣其師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時彼諸人各隨所證具白其師復更問餘三藏要義而白師曰我等既見邬波駄耶親承諮詢我等欲往奉見世尊報言具壽隨汝意去時實力子白馬勝苾芻曰邬波駄耶我已得見如來法身未覩色身我今欲往觀佛色身答言隨意汝今當知如來應正等覺是大珍寶出現世間實難逢遇如烏曇跋羅華時乃一現時實力子旣蒙許去至明日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行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執持衣鉢詣王舍城如前

威儀洗手足已往詣佛所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世尊遙見實力子來告言善來今正是時隨汝意坐時實力子禮佛足已於一面坐時王舍城中諸苾芻衆不依同類分僧卧具所謂經師與律師經師與論師經師與法師經師與禪師律師與論師律師與法師律師與禪師律師與經師論師與法師論師與禪師論師與經師論師與律師法師與禪師法師與經師法師與律師法師與論師禪師與經師禪師與律師禪師與論師禪師與法師於經師律師論師法師禪師不以同類令聚一處如是不依同類分與房舍卧具之時諸苾芻共相將護失所受業各令善品不得增長如蓮華無水日見秉捐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於先佛所

宿有正願作如是念我當云何得爲僧伽作分卧具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應差實力子與僧伽作分僧卧具人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具五法者應差作分卧具人若無五法即不應差設差應捨云何爲五有愛有瞋有癡有怖不知分與不分若具五法應差已差不應捨云何爲五謂無愛無瞋無癡無怖知分不分如是應差如常鳴捷椎敷坐具先言白已次總集僧對衆應問當勸喻云汝某甲能與僧伽作分卧具人不彼答言能此苾芻作白羯磨廣如百一
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爲分卧具人已所有衆僧房舍卧具皆依同類而處置之經師經師共同律師律師共同論師論師共同法師法師共同禪師禪師共同彼得隨意同住言議無

違所修善品日夜增長如蓮處池其水充盈見日開發時有諸苾芻半更方至時實力子以神通力於一指放光而分卧具復有餘諸苾芻衆情欲樂見實力子勝上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來投宿時實力子二指放光爲分卧具有一更半至三指放光二更至者四指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與分卧具時諸苾芻既見殊勝神通事已各作是念我等不應令大聲聞具威德者爲分卧具而更以脅著牀縱意睡眠是不應作彼各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證者皆證已證者不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諸苾芻我弟子中分僧卧具此實力子最爲第一世尊聖教既弘廣已時婆羅門居士爲苾芻衆設諸飲食時六衆苾芻知有美好上妙飲

食即便往彼而歟食之時諸信心婆羅門等作如是語聖者大德者宿何意不來六衆報曰如此麤食彼豈來食施主報曰世尊記我於供養中最爲第一彼諸耆舊寧容不食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捨俗出家不慎口言出無慚語宜當速去更勿復來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應差實力子爲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類亦應差遣作分食人不具五法者即不應差若差應捨云何爲五謂有愛瞋癡怖不知分與不分翻此應差准前作法如是應差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廣如百
一羯磨

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爲分食人已彼爲僧伽分三種食謂上中下時有客苾芻初日與上食第二日與中食第三日與下食至第四日令

學三

十七

行乞食時實力子爲諸苾芻若客若主分授房舍及以卧具飲食所須隨現住者從老至少次第而與曾無虧失時實力子與二苾芻一名善友二名大地於生生中常爲怨惡從南國來至王舍城時二苾芻問餘苾芻曰誰是僧伽知食次者報言是具壽實力子時彼二人詣實力子處而報之曰我等二人隨次與食時實力子於初來日便與二人上妙食次時彼施主問曰明日誰當至我家食答言是友是地施主聞已作如是念彼二苾芻聞是惡行若來就食當設隨宜至第一日與中食次施主有事復無好食至第三日與麤食次時彼二人作如是語我今極苦云何實力子三日之中故心與我麤惡飲食共相惱亂令受大苦我當與彼作無益事彼二有妹苾

芻尼名曰友女住王園寺于時友女徃二兄處至已各禮其足在一面坐時彼二人雖見妹來不相瞻視亦不共語是時友女問二兄曰何意二聖見我來至不相瞻視不共言語彼二答曰妹我被實力子乃至三朝與我食次極是麤惡令我食歟汝今云何不助於我自安而住友女報曰聖者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妹汝今宜徃詣世尊所作如是白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我亦當徃作如是語如妹所言其事實爾我等先知友女報曰我今云何知彼實是清淨苾芻曾無愆犯云何輒以無根他勝之法而毀謗之彼二報曰乃至汝若不爲我等作如是語我等終不瞻視於汝共爲言說是時友女聞是語已俛仰須臾告二兄曰我

當爲作兄言姊妹汝且住此我等先可至世尊所汝隨後來時二苾芻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彼友女斟酌兄至便詣佛所禮已而立白世尊曰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苾芻即便白佛實爾薄伽梵實爾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時實力子亦復在此大衆中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音釋

娠	失人切	褓	博抱切	餕	餕音提	餕音胡
懷孕也		也	也	亦作醍醐酥		
精液		羈	居宜切	綁	博綁切	
也		也	也	熱	博熱切	
舉鑠	蘇果	碗	其陵	胡旦切	禡	禡綺載切
普皮切	切	切	切	預也	切	諸共
刀也						
蛭	職日	斟酌	斟職深切	缺	缺也	
切						